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胡端敏奏議卷二

詳校官圖子監哥業臣納麟實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鈺

校對官中書臣嵇永志

謄錄貢生臣秦聯登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六

胡端敏奏議

詔令奏議類二奏議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胡端敏奏議十卷明胡世寧撰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事迹具明史本傳世寧為推官時屢折岐藩之勢為主事時上書極論時政闕失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善稱南都四君子為江西

副使時上疏劾寧王宸濠為所搆中危禍幾於不免宸濠敗後復起又屢糾中官趙欽剛聰等風節震一世惟議大禮與張璁桂萼合而他事又無一不與璁萼忤蓋意見偶同非有所依附也是集所錄奏議皆與史傳相發明中多辭職乞罷之疏蓋正德末宸濠劉瑾內外交訐嘉靖初萼璁專權相軋世寧抵牾其間動多掣肘遂時時有引退之心蓋孤立

危疑不能自安其位不得已而出於斯固非
以退鳴高者比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胡端敏奏議卷一

明 胡世寧 撰

陳言時政邊備疏

時官南京刑部主事

伏讀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書內一款天下軍民利
病時政缺失有可興可革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
臣聞古昔聖王皆求言納諫舍己從人求以制治未亂保邦
未危故能四海無虞萬代稱仰今我皇上聖德上同堯舜

天下治安遠過漢唐然猶下詔求言如此其切者是即古
聖王不自滿假之盛心也有君如此凡在臣工敢不敬應臣切
見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度廢弛士風頹靡奸弊百出地雖廣
而民益窮兵雖多而財益困文臣雖多忠勤憂國者少見
武將雖多智勇出衆者罕聞且自古偏安小國猶有人才
能禦外侮兵亂凶年未見民力困於今時者故雖以全盛之
天下而坐困於小醜之跳梁上厯聖慮下殫民財具大勢有
如中年以後之人軀幹雖大肌肉雖豐然而元氣已虛血脉

已滯雖陛下為元首獨明於上而羣臣為股肱耳目者
悉皆痿痺聾瞶不堪任使顧不如彼侏儒少壯之人故
使人身如此倘更有風邪乘氣虛而入此時必費調理
國勢如此倘更有盜賊乘民窮而起此時必難支持故
善養生者及未病而藥之庶可保其遐齡善治天下者
亦當及其未亂而制之庶可祈天永命近年以來災異
頻仍天心儆戒端為此耳臣愚不知聖明宵旰曾念及
此否也左右臣僚有言及此否也臣本愚陋幼生艱苦

有親不能自養有身不能自立自充生員補廩膳中進士任推官叨陛下祿養親于今十年臣心感激無已臣身欲報無地顧臣受詔之初任外職未知朝廷政務未敢輕率進言今蒙陞職南京又逾一年臣感恩愈深欲報愈切仰稽明詔求言尚及諸人况臣叨祿竊位感激如前非諸人比何敢負恩終於緘默故今昧死忘愚晝夜思索得今軍民利病時政邊備所當興革十事謹以上陳如蒙聖明俯察特賜採行天下幸甚愚臣幸甚臣

干冒天威不勝戰慄

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臣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致周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奸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

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為毀譽拂其意者或本廉幹惜民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誤事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自撫巡下至州縣皆不暇為國忠謀為民造福而惟營送京職以媚其口看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為此輩貴近能為禍

福如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卑遠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己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而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厯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為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託公事倚勢豪橫鄉里者

默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門亦如
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勵忠勤獎廉退
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疾賢能曲為謗毀者必行顯黜
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員不恤民瘼不奉公
法專以結交京宦違道干譽為事者許科道彈劾廷議
訪實而奏黜之其或考黜之中間有孤忠衆嫉誤被謫
官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不次陞擢如此則黜陟
既公士風趨正而真才輩出能為國家任事矣惟聖明

採納幸甚

二曰崇節儉以制財用臣惟皇上以恭儉之德撫平成
之運內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
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
成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
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
便憂缺用甚者賤鬻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
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

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
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
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
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
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
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
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餽遺之厚其所費財物又

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
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羣臣屢言
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
故也伏願皇上以祖宗之付託為重以邊務之因急為
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
則逃民逃軍散常切于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為撙節特
勅戶部禮部工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
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

左右勲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為國惜財各為已惜福至於官負餽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惟聖明採納幸甚

三曰從權宜以足邊儲臣聞今西北二邊備敵軍多糧儲缺少每歲撥河南等處民糧齊運到彼接應此等糧米若責運本色到彼交納則路遠艱難民累逃竄兵法

所謂遠輸則百姓貧者此也若許齊價錢就彼糴上則
邊儲湧貴人益困窮兵法所謂貴賣則百姓財竭者此
也臣念此事最為難處如蒙特勅該部計議通筭山西
陝西近邊王府并將軍儀賓祿米及各府官僚并司府
州縣官負本色俸米通該若干合無比照公侯伯或京
官折俸事例每石折銀五錢或七錢每歲就於秋糧折
銀或各樣課銀內定撥總解各布政司交收責令就彼
分給缺官月日扣除邊用却將下年山西陝西糧稅盡

派邊方或附近收貯敵退事閒則抽軍就食敵來事緊則就近搬運至於彼處歲辦課物亦乞留糴邊糧如係京用不可缺者則乞改派別布政司代納如此暫行三年則轉運不勞而邊儲自足矣惟聖明採納幸甚

四曰立簡便以收鹽利臣聞各邊軍餉多賴鹽課近因河東鹽官自賣銀最為利便其淮浙鹽自來召商中納但今法久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臣請備述鹽引直價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勢如民間二月賣絲五月

糴穀急圖應用貴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買窩奸
豪作弊所納糧料類非真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鹽易
消化聽支日久催目未免多收竈丁數倍加納日累貧
窮鹽課虧欠三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雖少經歷衙門
私費使用則多暨後守支則壓於勢要臨賣則滯於私
鹽甚有父死子代而未得支鹽財散人亡而不能還鄉
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恐不即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
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類多夾買餘鹽及勢要中鹽

鹽徒私販朝廷為彼三事設官秤掣委吏巡捕甚者欽
勅大臣為之整理而三者卒不能禁下至秤手邏卒旁
午紛紜徒增民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沒海沿江
招引逋逃窩納盜賊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
敢撻鋒此勢不散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運道復有
黃巢張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遷豪右填實塞下今
山陝富民多為中鹽徒居淮浙遙塞空虛七也惟此七
弊所當區處臣查得淮浙水鄉竈丁每鹽一引折納價

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邊儲每一大引不過價銀三二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竈丁畏鹽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內將一半折銀民情稱便臣愚乞勅戶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鹽課通令從便折銀其銀數乞照水鄉舊價而畧減比商中糧價而稍增酌為中制定立每鹽一引納銀幾錢逐年立限徵收解邊糴糧或如臣前所言准作俸祿價銀却換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鹽引未支若干盡撥

各場或從願改撥長蘆鹽賤處所許令每鹽一引自買
私鹽二引或三引准作官鹽發賣各場置集凡竈丁有
鹽客商有引者會集一所委官監買仍令把截臨場總
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一年或二年通買完足即絕商
中以後竈丁煎鹽聽令自賣或轉賣與客商其出外販
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煎
辦者即撥富竈餘丁或僉有力願煎及有罪該徒之人
而代之如此立法則國家得鹽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

理竈丁得煎鬻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鹽可通賣人無
爭奪執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可驅
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秤掣之官不必設鹽
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待後日久事定鹽課歲額止令州
縣徵解而理鹽衙門漸可裁減其為公私之便省上下
之費蓋不一而足惟聖明採納幸甚

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臣惟今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
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臣愚竊聞

英宗睿皇帝曾與大學士李賢憂議及此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惜乎當時大臣多為身計無肯為國忠謀奏行祖宗之法以將順睿皇帝之美者昔我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

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暨後法司奏征討官當
論功定議我太宗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
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
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
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
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亦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而
不悖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犯斬
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

非太祖定律之意更以太宗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臣謂聖皇法祖憲天此事誠當為處况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比試亦為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為貪驕不習武藝不惜軍士論今天下軍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為將領能出

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小醜之跳梁真可
為之流涕也失今不處後益難圖然此弊廷臣皆知無
肯言者顧念後魏張仲瑀請抑武人身為所殺魏弗窮
治國遂以衰今若言彼觸忌或下錦衣衛掠問則彼得
肆怨甘心矣故寧緘默負朝廷幸保其身無事耳臣愚
昧死不敢自惜伏願皇上復太祖之成法佩太宗之格
言繼英廟之盛志為後世之永圖特勅兵部會議凡今
軍官私罪悉依大明律擬斷該降級者降級該罷職者

充軍其降級充軍者非真有戰功不許擢用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於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明詔令其本身并戶丁俱預習武藝一年選委忠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畧廷臣各一員分投前去會同撫巡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或持槊舞劍閑一武藝者即令罷黜其有子試中能代者即令替職無子或不能者就令立功一祖子孫有武勇者借襲無者

暫停或令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孫襲職或弟姪借職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閑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則暫停或令減俸優給如此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減而所任者皆堪為將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將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將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敵人不足平盜賊不足慮矣惟聖明採納幸甚

六曰閱軍實以修武備臣惟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迹

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
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
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或購買孤遺以
作清出之戶丁或替取貧婦以為軍人之妻小甚者或
因清軍而命斷於筮楚或因解軍而產破於盤費此民
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此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
衛軍士差占者多操備者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
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甚或

得財賣放掛名行伍身不在營故今養軍雖多能戰無
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
警則奏間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
養軍而又先代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
言且如漕運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脚米及衛所船料糧
賞之費大畧費米三石始運一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
計焉至運邊儲勞費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
支給而又加以馬足草料投跟勢要買間止納銀三二

錢耳此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為勢要賣銀三二錢天下若之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由採集歸附未必皆是有罪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充軍之人恚是奸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節蒙宥免因茲輕重不均人愈玩法况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常逃回彼此無益理宜通處臣愚乞勅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臣分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故絕若干其在先丁盡戶絕

累經清報兵部者即免清勾以除民擾以後果有埋沒
自首者即收本處被人首實者追解邊衛其見在者又
分在衛住有家業若干逾年原籍勾補若干其勾補者
即係不肯服役緩急難倚之人合無此等軍士除在京
及在邊衛分仍前勾補不動外其在南京并各處腹裏
衛分者悉改編原籍衛分以免其逃然後以今改編并
在衛原有家業者通算各衛實在若干其有缺伍則另
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該充軍者補充軍罪

囚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問充軍者即許子孫
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
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充軍者望體祖宗立法之嚴責賣
家產全房遷發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
鄰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
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解該衛分給
本軍以為盤費庶幾軍士在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
逃者少矣至於衛所管事之官猶望并省勢要後占之

弊嚴加禁革於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而後教以團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皆可用而民出力養之不為虛矣惟聖明採納幸甚

七曰廣收蓄以儲將材臣念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未嘗與敵一大戰故彼益驕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朝廷累下明詔訪求諳曉韜畧弓馬熟嫻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不多有故迄今並無一人

應試成功者臣愚又念古之才勇未必專閑弓馬或更
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則必可成功者況今
天下治平止是四裔跳梁文武大臣中非無能發縱指
示者顧無偏裨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取勝耳論今所
急正在偏裨若臣前所言汰冗食以選將校則武職中
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之中故
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愚以
為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弭盜賊策之上

也如蒙乞勅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
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
不願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
授以總甲教師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
賊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即發邊
方以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
員精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為之平時則令草
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

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
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為國家
除大患立大功者矣惟聖明採納幸甚

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右臣前所言汰冗食以選將校
閱軍實以修武備廣收蓄以儲將材三事果如施行則
各衛軍將固皆能戰者矣臣惟自古京軍最怕遠征客
兵尤忌長屯故隋末盜賊起於征遼唐季叛卒起於戍
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經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

非計也况邊境有急請調京軍往來奏覆緩不及事臣
愚以為莫若自今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
遼東山西衛所官軍專應大同陝西衛所官軍各從所
近分應延綏寧夏甘肅量皆出征不遠屯戍不久平時
無事則止令邊軍操守有事緊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
請京畿官軍出援外其餘各邊總兵官一面奏聞一面
徑調該應衛所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廷臣以撓其
權出京軍以分其食而經制已定緩急有恃外侮不能

侵越矣惟聖明採納幸甚

九曰重將權以責成效右臣前所言兵食雖足經制雖定然而將權不重則威令不行士不用命亦難成功臣聞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王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宋失邊險戎狄最强宋太祖分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

以一郡之力抗禦強敵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於東南削平諸國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愚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

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敵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由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誤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幾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固宜改委其人，推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為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鉞而無嫌，惟勅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宜。

拘泥資格而用已衰之人亦不宜驟與崇階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既當尤望陛下體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彼得成功矣惟聖明採納幸甚

十曰用間諜以覘敵情臣惟兵將雖練然而不得地利不知敵情則動乖所之為彼乘襲有敗無勝是如瞽者

之射雖挽強弓發利矢何益於中哉臣切料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敵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侮我有餘我嘗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乎兵法之所利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乎兵法之所忌故彼常擄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輸彼常深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無形也我則為彼所形而不能形彼故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為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誑為將發大衆之語使我

被擄之人聞之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嘗有餘且又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為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則或為所餌而遂遭喪覆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為所掣而肆行搶掠此彼常得志於我皆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屯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諳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

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出其左或攻其右或將擣其巢
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
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祈死乞降之不暇奚敢再為
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
套也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
夏犄角之勢亦可行前之策然我皆不能坐失機會者
由不能用間之弊也故臣以為今之道邊備莫先用間
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輒為所獲彼之

左右我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顧惟彼有據
掠探聽入境之人為我所獲者我惟不逞小忿免其誅
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
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
而攜貳之有陰為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
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
動中機會蔑不濟矣惟聖明採納幸甚

應詔陳言疏

近該弘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早欽奉聖旨朕方圖
新政理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
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但有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
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莊誦再
三懼忤累日伏念自古英明之君多或始勤而終怠未
有如我皇上臨蒞多年始終一德平居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未嘗行一不義戮一不辜凡古聖王之懿行無一
不具而又當此治安積久之餘震發圖新政理之舉下

詔求言如此其切也臣素懷忠朴感恩欲報之心久矣
於此不言更待何日然臣竊觀自古天下未有君聖而
不治亦未有民窮而不亂者今雖天下如此其全盛聖
德如此其修明然而遠近之民困於征輸苦於力役煎
熬於官吏之侵漁凌逼於勢豪之兼併流離餓殍日致
消亡臣前任湖廣親見彼處流民雜處山林者不啻數
萬近在南京切聞江北饑民枕藉道途者不可勝數自
古民窮則思變此事聖心固所深憂而欲求其利病之

所在矣然以陛下聖德憂勤如此而民之生理未復治之實效未臻者何哉臣見往時軍民利病臣下每有建白朝廷亦多採行既而部下之司司下之府若州縣其上下催督不過傳寫文移一次而未有發諸中心斷然欲行者也此猶事之小者如此若其大者則皆箝口而不敢言或雖有言而不見用此無他陛下所用之人多懷持祿固寵之心少有憂國愛民之志故也臣自弘治六年中進士以後聽選考滿十有二年之間四次至京

每過道途則見村巷之寂寥生理之消索比前窮困數
倍及至京城則見士夫之用度餽遺之往來比前豐富
數倍私自嘆息以為天下之勢官日富而民日窮京城
日富而四方日窮財之趨上猶水之注下在位者又從
而決之民若之何其能生也大臣建議有言宜崇節儉
矣然而奢富者日進有言宜抑奔競矣然而恬退者未
錄貪墨者皆言當去而貪聲大著者或雖衆口彈劾衆
目指視而猶存廉正皆言當舉而廉介特立者或以一

事差失一人怨謗而即去甚者士大夫聚談之間惟及世情私鄙之事恬然不以為恥而或間有一人憂民為國執法行事者則衆口排斥百計謗毀必使無所容身此其勢必將盡驅天下之人閤然皆無忠義之氣而後已此所以負陛下之聖德孤陛下之用心而無以救天下之窮民成天下之治理也故今軍民利病紛紛目前臣愚不敢枚舉而竊意其當務之急則宜公用人以回天下之士風汰冗費以裕天下之財用重守令以救天

下之窮民然其本原之地又在陛下勤學問廣延納以
照臨之於上而持守之於久耳至論天下之命繫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則所以輔導而教
養之者不可忽也臣伏讀聖諭有曰除祖宗成憲定規
不可紛更臣有以仰見陛下深知為治之道必在法祖
大聖人所見真出尋常萬萬也故臣竊獻愚忠不敢別
有建白惟舉祖宗成法所當遵行或雖已行而猶未盡
者六事祈以仰答明詔之萬一耳若夫將校之當選軍

實之當閱與凡邊備邊儲等事則臣前歲已有愚見十條上塵聖覽今不敢逐一再陳也如蒙聖明不棄芻蕘併賜採納不勝幸甚

計開

一勤學問我祖宗列聖皆日御經筵講讀經史至於大學衍義一書我太祖高皇帝因問宋濂知其為帝王為學之要特命大書揭於兩廡之壁時睇觀之暨我仁宗昭皇帝亦喜此書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

一部朝夕自閱此我祖宗創業守成共垂我億萬世無疆之休者雖由天縱之聖其得於講學切要之功不可誣也皇上聰明睿聖天下之書固宜盡閱然聞帝王之學貴得其要臣愚欲乞聖明監於成憲特取此書時加省覽更選賢臣日備顧問則於前代政治得失今日民情事理與凡奸邪害政之人姦弊害民之事可以無不周知而於施為緩急之間自然皆適事機之會而當天人之心矣固不必徒費精神而泛讀天下之書也臣又

竊見此書其間所言辨人材察民情嚴內治教戚屬之
四者在今日尤為切要伏願聖明於此更加詳玩至於
近臣外戚亦宜頒賜使皆講習則彼自知忠謹之得福
各畏驕盈之得禍可以長保富貴於無窮而禍亂不生
刑罰弗及仰全陛下親愛保恤之恩是亦天下萬世之
幸也惟聖明採納幸甚

一廣延納我祖宗列聖皆親賢納諫好問好察故於言
路之責既付科道而政事得失又許諸人直言常朝之

官既得燕見而諸人言事亦許直至御前此我祖宗列
聖所以知人則哲官人必當而下無隱情上無弊政也
以後御前奏事之例既廢而羣臣燕見之時亦少以致
天下民情不能上達而人材真偽亦未周知所以用人
循資而未當行政多弊而難革漸違上下交通之泰以
致天時災旱之多民窮嗟怨治亂將分忠計之臣多切
憂此今賴皇上天性聰明洞明治體赫然奮發將大有
為大臣既常賜見羣臣又許進言天下傳聞欣然以為

堯舜復生矣然臣猶願陛下法祖成憲益弘治理復開御前奏事之例兼廣諸人言事之途言如可用即付施行言或未當亦示優貸至於大小百官更宜直日輪對館閣近臣又當不時咨訪則天下民情既可因是周知而人材真偽亦得因是面試以後用人必無不當而行政自無不宜矣何患民生之不遂而治效之不隆也哉然今羣臣踈遠日久一旦驟見天威嚴重敬畏之過不無舉措失儀語言失當者猶望聖恩如天矜宥其罪畧

降辭色使得從容久自慣便必無此失矣惟聖明採納
幸甚

一公用人我祖宗朝皆立賢無方故能得真才實用而
成治功也今則清要之官專取一途之士如內閣之推
先如李賢薛瑄不由翰林今則專以翰林矣翰林之選
先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今則專以庶吉士及進士
第一甲矣舊如年富由教官而陞給事中王翱由寺正
左遷復陞御史今則此等之人不用矣所取之途既狹

無怪其得人之難也其他百官叙轉惟憑初選偶得之
基不顧終身踐履之實進士初選美官則惟循資而可
立登要地一除外職則雖有才而或終滯下僚資格之
拘既定薦舉之條徒設京官雖有保陞知府之例而所
保悉多循資之人外官雖有取選御史之途而所取或
遺方正之士推奸避事者得以避怨而早陞忠勤任事
者亦以任怨而早黜故今士人初入仕途即有夤緣求
得美選之心既得美除即為持循保守祿位之計近年

進士之輪選者間有南京之缺而即避近侍之該陞者
遇有京堂之缺而即爭平時既皆趨利避害之心臨難
豈有捐軀報國之志養成此等士風專用此等人材而
欲與圖新政理臣恐聖心獨勞於上而無益矣古者刺
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唐宋所取狀元進士皆先
試歷民事而後召試館職或令再試他官而後擢居臺
諫蓋以臺諫翰林上寄朝廷耳目之司下儲公卿宰輔
之望不敢輕試以新進之士也我聖祖論人之姦良亦

言試之以事而後見今豈可以新進未試之人而槩
居耳目股肱之任也伏願皇上今後用人悉由祖宗成
憲及斟酌唐宋遺制大而輔弼公卿特選老成才望駁
歷中外能任天下大事能知天下人才之人而用之不
必拘以出身翰林次而翰林科道尤宜博選內外郎官
之中求其才德年貌之堪稱者照今布政陞副都御史
主事改光祿寺丞及查先朝胡儼劉球年富王翱等官
事例不拘品級科第改任此職至於進士舉人之初出

身者悉授外職知縣等官嚴責撫巡公加訪察擇其有
守有為之人每歲一報吏部待其三年或六年任滿行
取到京擇其文學德行者擢居翰林剛直公正者選入
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長於撫字深得
民心者再令補任三年超擢府州正職至於監生吏員
出身小官果有才行卓異者一體超遷其餘一應中常
之人循資遷轉貪酷之徒即時罷黜其在前初授京官
者不拘各項衙門悉令外補州郡試歷民事亦待三年

或六年視其才能功蹟而黜陟之其間果有才堪大用
不次該遷者又許大臣公薦於朝吏部奏請陞用不許
似前夤緣奔競僥倖陞擢如此則士風以回真才以致
而庶官得人政理可圖矣臣知此言一進近臣必皆切
齒或以希求進用坐臣然臣實無才且多疾病冒居今
職已為過分豈敢再望陞擢此言實欲為陛下求得真
才以佐維新之治耳惟聖明採納幸甚

一汰冗費我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

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
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賤鬻散官行
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也昔唐
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
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惟贄所言則在昔祖宗朝創業事
多而財用盈者能節而無冗費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
財用缺者不能節而冗費多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
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

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餽遺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羣臣屢言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願皇上以祖宗之付託為重以財用之困急為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於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為撙節持勅戶部禮部工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

初舊額加添若干再勅吏部兵部通查內外冗食非國
初舊額員數若干共費財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
裁革而又申諭左右勲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
為國惜財各為已惜福至於官員餽送之厚訪實治罪
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
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
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足民生自遂矣然此事臣於前歲
已言而今復進者誠以在今當務之急莫切於此也惟

聖明採納幸甚

一重守令我祖宗朝慎選親民之官如洪武初年取中
進士多選縣官徵至天下賢才悉授守令宣德年間府
州正官多用大臣方面保舉後犯賊私舉主連坐故當
時守令得人小民受澤即今民窮日甚餓殍流離朝廷
恩惠莫能下及者皆平時守令不職所致近年明詔大
臣推舉京官堪任知府之人又每次知縣知州缺多即
於聽選舉人監生內通行揀選其法固已為善然猶未

盡得人故臣竊意以為與其推舉於未用之先欲求稱職又孰若選委於既試之後能得真才也與其偶試一論之高遂與崇職又孰若歷官數年之後畧轉資階也蓋凡天下司府州縣之官俱以正官為重而佐貳為輕今之在外叅議僉事同知等官儘有堪為知府者府州同知通判推官縣丞等官儘有堪為知州知縣者是皆品級相近出身相同論理可以量才更用今則拘於陞選一定遂使數年屈於佐貳不得轉舒而見任知府知州知

縣中常之人又歷九年方得改任故今守令常不得人而善政多不能行小民常不蒙惠宋神宗所謂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之庸人者誠可痛也伏願皇上仰法祖宗愛民重守令之意而益弘薦舉之道於前推舉揀選之外更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布按二司長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責令訪察各道司府州縣正佐官到任一年或二年之後其司府佐貳有堪任知府者府州佐貳有堪任知州者州縣佐貳有堪

任知縣者各具名實奏行吏部酌量遷改其見任知府
知州知縣才力不堪供職心志不專為民者各照品級
相近改調各衙門佐貳首領及鹽運提舉等衙門官員
吏部都察院則專考撫巡藩臬之採訪不公及無所臧
否者而奏黜之更乞今後百官陞授畧倣李唐均調內
外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
給舍之制進士出身不得徑選科道部屬舉人出身不
得徑選同知知州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叅政副使而惟

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之久任卓異者而遞遷之則守令知重而凡善政可行民生受福矣惟聖明採納幸甚

一慎輔導我祖宗朝輔導皇儲之官如宋濂楊士奇儀智等或延聘四方名儒不拘以出身科第或妙選各部老成不專以任職翰林故能盡得一世之賢用以輔成列聖之德伏讀我太宗文皇帝勅諭輔導之臣有曰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

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此我祖宗擇人以盡輔導之職者其成法具在也伏願皇上監列聖之成規重萬年之國本講論雖以得人而更憂未得輔導雖已盡道而更憂未盡敷求天下必得正人大之如宋濂之博聞有道次之如儀智之直言不阿者使兼講讀之官以任輔導之責至凡左右供奉之職悉選老成忠慎之人使之旦夕承弼有善則書有過則諫至於講讀議論之間道德固稱堯舜而聖祖開創之難前代興衰之故亦當備

述政事固先禮樂而邊境艱危之狀閭閻窮苦之情尤當備道明良際遇固當舉以為法而自古姦邪誤國忠直遭誣之事亦當引以為監典謨訓誥固當日進誦讀而大學衍義一書甚切君心治體者尤當時奉省覽持身威重是也而詢謨納諫則當導以畧降詞色養德安靜是也而詰戎治政亦宜勸以稍習勤勞尤望皇上萬幾之暇親臨試問其人如是輔教則用不如是輔教則黜一有邪佞雜乎其間則速去之勿使留為令德之累

則一人元良萬世永賴矣况今輔導之臣後以舊學之
恩將有卿輔之望尤宜慎簡於初惟聖明採納幸甚

胡端敏奏議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胡端敏奏議卷二

明 胡世寧 撰

乞全恩信以處降賊疏

時官江西兵備副使

臣以病廢庸才誤蒙擢任勅委東鄉撫捕盜賊到任之初即因姚源叛賊王浩八等流劫廣信縣係臣所轄地方領兵到彼隨賊追剿至六月賊平方得回至東鄉行事彼時新縣城池尚未成立舊招賊黨俗號新民尚懷反側未知的數臣恐驚疑

單身扶病到彼諭以朝廷恩威曉以法度利害誓言舊招不
殺再叛不招而苟有違犯者一依法律處治決不姑息彼皆
感泣告願招回良民共安田里然無奈地方光棍幸災生事外
則誑言賊反內則妄傳兵至以驚惑良民少肯復業後至
七月將盡因賊首艾茹七被提不出萬念玖復行讐劫各
民恐被連累告縣追捕不意大賊首樂庚二陳邦四賈馬
七次賊首樂庚三劉瑞五陳慶六陳慶七胡重一等集黨
拒捕遂行讐殺臣偶蒙提督都御史俞諫取至餘干議事

聞變借領民兵千餘連夜進縣嚴督向化新民將前背
招倡亂首惡及其餘稔惡從亂賊徒次第擒斬其有逃
出嘯聚者又蒙提督軍門調兵勦絕獲功奏報外其餘
舊招新民千數自臣到縣之日皆蟻附軍前聽調殺賊
內有王賽一者原係賊首其居近山頗險其黨原聚頗
多是日全夥來見即被地方光棍火其房屋擄其財穀
本犯守法不敢拒敵次日調彼進賢追賊為樂庚二等
所敗其黨力戰被傷四人被殺十人本犯隨勸賈馬七

將樂庚二等擒送到臣臣又訪得本犯手下賊徒鄒鎮十一聽招後又曾殺人其同夥賊首楊勝四稔惡不改本犯皆自擒送官不敢隱匿又聞賊首艾如七等先被追捕投彼不納糾彼同亂不從以此各賊勢孤次第就擒今各賊平後本犯自知平素讎惡不為地方所容自將馬匹鎗刀首送入官告願充軍遠害臣已呈稟提督都御史俞諫暫發本犯府城羈候其原舊手下徒衆分作三處照舊安插外惟照本犯自臣到後不曾背招今

又自率黨與投首又擒賊犯送官正係節奉恩詔所當
推誠撫恤之人今畏地方不容告願充軍遠害情亦可
憫臣愚伏乞聖明俯念地方曲全恩信將本犯編發稍
近衛所充軍仍飭所在官司不許無故戕害使其徒黨
聞風羨慕以後聽招新民若有避罪遠害自願充軍者
亦聽地方官員徑呈撫按衙門定衛發遣原有產業聽
從變賣隨行一時難賣者責令有司召佃收租三年一
次解彼供給庶幾讐言寬可散而地方可安况查降賊取

軍宋時嘗得其用且為地方開此一例使後有劇賊難除一時請兵未到而州縣之力不足以制者得緣此施行亦可以少舒地方之急臣又念今地方光棍讎劫聽招新民不得安插及誣陷復業貧民不得安生官府畏其流言挾制彼此異見互相執持不能禁止雖今新民畏威銜德不敢抵敵貧民負痛含冤無處控訴然恐久而不禁則彼積怨難消衆怒難忍或有卒然之變復起姚源之禍者矣如蒙聖恩特申前詔嚴勅上下官司務

要同心一令自今新民小有違犯依律處治其若再犯
劫殺必行勦滅不許再招至於地方光棍有犯擅殺新
民及誣陷平民者亦要依律抵命不許姑息新民舊劫
良民財物既不追究其以前光棍寄騙新民財物者亦
不追討至於各擄妻子必須追還完聚不許隱匿庶彼
各免驚疑各畏法律各斷讐怨而田里可復生命可全
一轉盜亂之區復享昇平之福矣奉聖旨兵部看了來

說

昧死陳言地方利害疏

臣病且死妄言負罪當死然臣死不惜而猶敢言地方利害者食祿二十年且備員按察職所當言雖死不敢忘國也伏惟聖明謀及忠計之臣垂察焉夫自古盜賊之興即當撲滅於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根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彊

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為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向者山東直隸河南江西各處盜賊動輒數萬非我皇上洞明治體屢降恩詔撫散脅從繼命將帥誅鋤首惡豈能平定如此之易哉其自古招撫之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今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只今江西

之賊華林碼礮剿散無餘東鄉舊招遺黨尚及千人姚源或云三倍其數然臣不能實知也其他尚有贛州舊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為數至於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憤其首惡之陷已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姚源者舊雖聽招不會流叛近於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克惡彼則始憂濫及而有

觀望之罪後求自雪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
撫剿之招案也以人情言則今地方大戶自重身家者
懲其往日決不肯與之聯居又有一種豪強光棍始以
助官殺賊為名中以通賊寄賊得利暨後以誣執平民
嚇詐財物為業惟恐事定還鄉則新民告取財物良民
告償人命鄉黨雖安彼獨受罪於是外則胥動浮言挾
制官府內則讎殺復業良民及聽招新民而各誣以罪
使之不得寧居必至變亂而盡行剿殺以滅其迹此等

之事官府動於浮言各立意見或以為罪或以為功雖有為地方深計者彼此牽持莫之能禁今民間所苦第一光棍第二盜賊而兵擾次之為之父母者所以急求安定以全其生而彼豪民光棍搬居城市方得藝業欲圖延捱歲月累死平民蕩空鄉土而罪名可掩兼併可肆有如置身風渡之中衆皆失色速求抵岸獨為水手者方傲歌住楫乘時射利而過客不知風濤利害或信其言以為然其亦可痛也矣今姚源請兵勢當必討固

無容議矣其他盜賊有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蓋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以前過惡永不追究再後有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之刑非為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鋤治數十人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為之奈何有言當剿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為誘浮言既不可解

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上下激之終不為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罪難當矣固不若剿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地方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於我何咎此則撫剿二策未有定見之情弊也如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故先追賊開化賊勢甚彊二省議招臣獨不可今在東鄉賊方信服欲臣誘殺心亦未安為守前說耳然不敢自以為是也特不敢欺隱弗陳以備採擇焉

耳朝廷憫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羣臣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巡歷難遍於鄉邑採訪或謬於傳聞又况忠臣或遠或去而又耻於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於媒孽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誤聽未免有傷公正之體以孤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剿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然臣又慮江西地方之禍不止盜賊可

憂者即今天旱之久民窮之極赤地千里而水泉亦竭
田禾無收而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
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莊
田所逼民久立寨三司官員多被鈐束問刑叅吏等事
舉奉成案施行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遍及於窮
鄉臣恐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為盜臣下恐有
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
有可慮者矣臣伏見寧王懿親天資英睿博學多才凡

在朝廷臣子無不敬仰豈有毫髮過議者但由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而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也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或於見在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員或另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員前來地方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於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剿或

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至於光棍害人奸貪
怠政等事悉從禁革其於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
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德
遠避嫌疑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江西三司以
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請
者奏聞朝廷區處不須該府干預更宜嚴戢下人恪守
禁例施舍已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內臣軍
校等項擅出外府生事者悉令取還再有檢惡不悛及

額外投充者聽令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
官員俱要查照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
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
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
顧之憂病廢小臣不勝伏枕踴躍欣頌太平之至

申明職掌以安地方疏

伏讀大明律一欵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
利除害之事並從五軍都督府六部官面奏區處及聽

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官各陳所見直言無隱若內外大小官員但有本衙門不便事件許令明白條陳實封進呈取自上裁若知而不言苟延歲月者在內從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糾舉欽此欽遵臣叨任今職已及二年切見本地方軍民利病有該興革事宜合當奏聞區處久具章款因病乞休不敢煩瀆然恐知而不言苟延歲月有誤地方身雖罷歸罪則難追

計開

一擬定東鄉里分查得先該總制都御史陳金奏立東鄉新縣擬割臨川縣五十五都至八十都金谿縣四十一都安仁縣十五都十八都十九都餘干縣二十一都二十四都二十五都進賢縣十九都二十都二十一都各相近地方及擬將該縣白竿巡檢司移立鄧家埠者蓋以前項都圖地方各離本縣路遠以致居民頑悍不服勾攝養成驕橫致興大盜必須中間立縣就近管治方保無虞而東鄉立縣必須鄧家埠水次為通商允運

之所故欲移司於此皆為地方保安長策節經題奉欽
依通行前來除臨川金谿二縣該割都圖俱已割附東
鄉收管外其進賢餘干二縣各該割三箇都分民心雖
願皆被官府占恠不發安仁縣三都人民雖已赴東鄉
當差然猶被該縣邏捉不已以致籍冊難造有誤新縣
之成人心驚疑恐激地方之變人各異見實為難處再
查臨川縣割過都圖中間尚有七十六都六箇圖分七
十七都五箇圖分及七十五都二圖六圖七圖八圖十

圖俱在東鄉先割圖分界內相離臨川路遠不便及有
五十八都一圖四圖五圖六圖八圖十圖并六十都四
箇圖分雖離臨川不遠然隔水三渡常年遇雨水漲延
漫五六七里淺處不能通舟深處難於徒涉必待水退
方得通行或遇久雨連綿甚至旬月難渡以此人民甚
稱不便皆欲割附東鄉再查得安仁縣鄧家埠先前奏
移巡司處所係是該縣二十都一圖二圖地方止有兩
箇半里不在所割之內今照前地亦在該縣先割都圖

界內非惟安仁越界管此不便若今東鄉無此則無水
次通舟不能成縣節據該都耆民里老陳一棠宋相等
連名告稱與先割十八等都人民住居相叅附近東鄉
願屬東鄉縣管轄前項二縣六都二十八里地方必須
割附東鄉先因盜賊未平人民未復又被城市包當里
甲歇家圖利隱瞞查勘未實失於開奏其臨川縣七十
五七十六七十七都人民先赴巡撫衙門告行查勘間
各民已趨附東鄉當差不聽臨川縣管束其餘都圖人

民節次赴臣陳告難與擅准然前過水不便事情累曾
經過遇雨親驗是實再查江西布政司至廣信府并淞
江陸路由進賢北至餘干一百四十里由餘干東至安
仁九十里須行兩日有半而自進賢由東鄉至安仁通
止一百四十五里可省一日之程其遇餘干水隔之時
由進賢南至臨川九十里由臨川東至金谿一百里由
金谿東北至貴溪一百八十里必須四日可到今自進
賢由東鄉安仁以至貴溪通止二百餘里可省二日之

程故今東鄉成縣行旅往來皆出東鄉而臨川餘干陸路夫馬俱省東鄉既為衝要夫馬繁難里分須多今計所割都圖俱係殘破里分勢須歸併僅得其半其臨川縣除前都圖盡割東鄉之外尚有四百三十餘里割之誠便惟照安仁縣係九江道所屬固稱繁難不肯分割今查該縣比之玉山縣里分尤少繁難更甚貴溪縣里分亦少衝要相同亦割都圖湊立萬年固難別議若比臨川樂平等縣里多寬間則亦有詞合當為處查得該

縣十里之外即係餘干縣該割東鄉二十一等都地名
梅港等處地方先因梅港近河議割東鄉以作運糧水
次今若東鄉已得鄧家埠不須有此再查進賢縣占恠
未割三箇都圖止離東鄉縣治一十餘里地界犬牙交
錯常年有賊相推有犯相蔽前既養成火患後亦難保
無虞必須割附東鄉其餘干縣該割都圖內除二十五
都十圖人民執願就近東鄉當差難以改動外其餘二
十一都二十四都共一十八里或令免割湊補安仁彼

此兩便如蒙准奏將前臨川縣七十六都六箇圖分七十七都五箇圖分六十都四箇圖分及七十五都二圖六圖七圖八圖十圖五十八都一圖四圖五圖六圖八圖十圖并安仁縣二十都一圖二圖兩半里地方俱割附東鄉縣管轄及將進賢縣原經奏割十九都二十都二十一都人民督令遵照成命必須分割不許貪官市豪徇私占恠其餘干縣該割二十一都二十四都一十八里地方或令免割聽於附近安仁縣地方量撥一十

八里以補安仁縣割過東鄉之數其東鄉殘破都圖止
照實在人戶照例歸併各該稅糧物料隨里分派務在
不失原額深為便益

一擬寬新縣糧差查得東鄉縣分割各縣都圖及臨川
縣北鄉五十三等都俱係被賊地方其東鄉聽撫之徒
原係窮民被脅為盜連被狼兵光棍燒燬房屋見今俱
無生理過活艱難節奉恩詔該免糧差三年至於近賊
良民自正德四年起被賊被兵家口半被殺害房屋盡

被燒燬田地一向拋荒雖經正德七年剿賊之後招回復業然而兩被賊反重遭劫害又被地方光棍不時誑言兵至或又乘機誣陷以致各民累復累逃家業重整重廢比與姚源避賊居民一向不回不曾重遭劫害者不同舊歲秋冬賊首樂庚二等就擒地方始平今歲春夏兵部奏行撫剿定策到縣人心始安各民盡回復業旋築土墻上搭草苫居住南方土濕不堅隨築隨壞又遇饑饉疾疫死亡數多晝夜憂思無能救處幸遇朝廷

寬恩賑濟各民始得存活漸耕荒土稍得收成其間尚
多有夫失婦不能成家有田無力不曾下種者又有絕
民故賊拋荒田土數多無人承種今聞所司一槩派糧
實是無處徵取誠恐府縣官吏畏罪催逼貧弱死於監
追强悍激成他變深為可憂思前蠲免糧差之例理該
自今平定為始其間雖有七十一等都離賊稍遠不曾
全遭兵火家業半存人戶然而因賊用兵常年調集及
今白地戰場新立城縣多用其力亦合量加寬免如蒙

俯念地方特勅該部計議將東鄉縣五十五等都賊剿
地方不分聽撫復業之民俱自今歲平定招集為始蠲
免糧差三年使得漸次修葺房屋經營家業共享太平
至於七十一等都及臨川縣五十三等都被賊半殘地
方亦乞蠲免今歲糧稅以後追徵如故庶得小民感再
生之恩地方無意外之虞臣亦深念國家經費浩繁常
賦有定豈敢私於所治獨求寬減但念地方難定而易
亂一經用兵勞費巨測惟茲蠲免平定可保小損大益

利害昭然伏乞聖恩俯賜採納幸甚

一擬處東鄉民兵查得見行事例各縣俱該選編機兵
操守地方惟東鄉縣殘破里分人民初復十分艱苦豈
能編充前役然本縣原係賊巢又與姚源相近機兵尤
不可缺查得本縣各都及臨川縣五十三等都原有故
賊絕民遺下田產先曾奏擬賣銀湊立縣治今地方艱
難無人承買久致拋荒稅糧無辦訪得各處多有貧民
先因盜起投充鄉兵義兵快手打手等項名目在官聽

調殺賊圖支工食銀米度日今既賊平無用此等之人
難令閉口守法如蒙准奏乞查前項田地除有人承買
者仍前賣銀湊造城池外其餘選舉前項武勇稍加朴
實之人每人給與二十五畝聽其召佃收租或家小自
種止納底糧本處存留令其本身常充機兵一名聽調
殺賊有犯追奪則此等之人必喜得田而樂於報効惟
恐失田而慎於守法矣量此可得常當機兵數百千名
却免殘破地方人戶編僉其有不足止於分割不曾殘

破里分十分糧多大戶量情編補實為地方之便

一擬定廣昌守備查得建昌府所屬廣昌縣自成化二十三年以來八次被賊流劫殺擄官員三次先因廣昌不守以致流賊深入南豐南城二縣地方府城震動合境思逃上累親藩亦為驚恐所損不細查得該縣止有二十里地方殘破人民寡弱守備甚難先年奏添白水鎮巡檢司弓兵一百名及輪撥建昌千戶所官軍一百二十二員名每班六十一員名在彼防守勢寡不敵每

次望賊先奔誤事不淺况查此軍在所每名月支本色糧米八斗在彼守備又支口糧四斗五升是每軍一月通支糧米一石二斗五升一百二十名每年該支糧米一千四百七十六石通所食糧官軍每年該用糧米九千七百二十餘石除本所該收屯糧一千八百六石之外其餘七千九百餘石皆出有司念今天下腹裏之軍皆不足用而天下之糧不足以養天下之軍人所共知况今建昌府殘破地方又令養此無用軍士若不量為

計處民力益窮地方日敝將來之禍尤不可測查得本
所原有屯田三百零一分以後清出軍民侵占迷失屯
田一百六十五分每分皆二十五畝俱坐落廣昌縣地
方其田鄉例每分上者每年收租穀七十餘石次者收
五十餘石下者收二十五石其田多係原籍在彼住坐
富軍并府城有力舍餘共三百五十六名及原占豪民
一百一十戶承種每年坐收租利而出其半息或三分
之一以納子粒六石其清出新田又止折徵價銀一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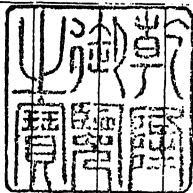
二錢彼既坐享田利影射正差却又另撥在城旗軍在彼隄備重支口糧月糧因無家小在彼係累聞賊即逃縻國誤民莫此為甚如蒙准奏乞行本處委官一員將廣昌縣新舊屯田四百六十六分再行踏看高低品搭美惡均平却將建昌千戶所正軍除上運之外其餘盡撥廣昌屯田正軍不足纔將餘丁舍餘補數聽令收租自種各隨所便其該納子粒及折徵價銀就與准作該關月糧免其納官該所委官一員統領令其常川在彼

操守其若軍餘內有不願者聽令彼處百姓佃種亦免折徵銀兩就令認當民壯一名比軍常操是每年不過減徵子粒一千八百零六石折徵價銀一百九十八兩然可得常操軍士四百六十六名不給口糧月糧可省官糧六千九百九十石其本所在城餘丁舍餘却令盡數查出派令每二丁或三丁朋一令其就家協同南城縣機兵常川操守本府城池至於跟官守庫并成造軍器等項雜役量令減省悉用餘丁巡捕養馬等項無用

差使盡令革退不許多占食糧正軍致傷國賦其白水鎮巡檢司弓兵亦止照舊三十名不必多僉以困民力臣已照見行事例於廣昌新城南豐三縣各順民情及相度地勢委官督造城池并照丁糧家道編僉廣昌縣機兵三百六十三名南豐縣四百六十名南城縣九百九十三名新城縣七百三十四名各令及時教練及將各城居民三丁朋一充作義士名色各置器械編立甲伍每月一操以震揚威武攝服遠人遇警專一守城不

許他調其在鄉人民亦令各隨遠近團結義甲及相度地勢有高山處置立民寨有險路處築立關隘如遇流賊來到勢能拒敵則據險把截勢不能敵則登高躲避使賊進無所掠退難善歸自然阻其深入之勢其廣昌地方至為緊要平時止令該所委官與本縣巡捕官將前屯丁操兵共八百餘名協同操守有警則本府巡捕官通帶腹裏各縣機兵到彼分布相機截殺庶保地方再無後患然臣今病癘不能終任恐前數事甲可乙否

前作後輟用心雖勞成效難必地方之患深為可憫乞
勅該部斟酌賜行永為遵守地方幸甚



胡端敏奏議卷二